

歡樂的舞蹈

錢杏邨作

上海現代書局印行



歡樂的舞蹈

錢杏邨著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出版

1—1500冊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大洋五角
上海現代書局發行

目 次

白烟	1
人生	51
大衣	61
下等動物	85
那個委員	121
歡樂的舞蹈	145

白 烟

已經是晚飯後了。市黨部的佈告處突然的貼上一張長方形加着朱印的紙條，上面的話很簡單，說接到屠軍長秘書處來電，屠軍長當晚十二點鐘就要抵埠，各區黨部負職同志應火速通知各區黨員，在十一點前齊集黨部一同出發，並各備歡迎小旗一面，到江岸去歡迎。

佈告貼出以後，黨部裏比時就有了一次大的騷動。在佈告處的強烈的電燈光下有了許多的頭顱在轉動着。有的站在那裏望着這張佈告呆呆的

出神，彷彿屠軍長就要從那張佈告上跳下來似的。有的顛着腳從幾層人的後面，把頸子拉長得像一隻鵝，恨不得把全文一口吞將下去。在前面的一個近視眼，一雙眼睛不是因着有突出的鼻子格住，眼皮早已貼緊佈告了。他在把佈告讀着。不知誰個不顧公德，把自己的影子投到那張佈告上，這惹得許多人大叫起來。一個被許多人擠，擠，擠到佈告板上靠着的胖胖的一個很漂亮的女學生喊的聲音尤其尖銳刺耳。於是，那影子便隨着喊叫的語尾很快的移了過去。

大家看過了佈告，彼此談論起來，聲音嘈雜紛亂，如同有成千的鴨子在吃着和水的食料。有幾個抽烟的，這時拚命的把白烟一陣陣的從語尾裏送出，深沉的靜靜的看着這些烟在空中怎樣的環繞，怎樣的慢慢的高，慢慢的淡了下去，也許是在做着關於屠軍長的Day Dream，祇有近視眼一句話不說，站在那個女學生的後面，把兩隻眼盯着她的後部黝黑的頸項，兩個鼻孔閃動着，似乎要從她的身

上吸取什麼東西。在他對面站着的一個青年冷冷的望着他，露着鄙視的笑。她沒有覺着。

他們談的不外屠軍長的事，以及關於革命軍的傳說。正在興高采烈，一個臉上生着雀斑，身材很瘦弱的女學生，螻娜螻娜的從裏面走出，頭鉏動了幾下，向大家說：

——同志們！大家要分頭找人去了罷？現在是已過了八點鐘了，還要做旗子。十一點一定要出發，再遲是來不及的。

她說的時候，舌頭有點不靈便，語音很容易混濁。一個調皮的機器工人向着她微笑。大家都靜了下去。有的便在這時轉過身來走了出去。有的看了看錶，說一聲「還早呢」，但他們的脚却也不禁移動起來。有的嘴裏唱着國民革命歌出發。遠遠的還送來幾聲大鼓京腔。祇有近視眼離開得最遲。最後，兩個女學生的影子也淡，淡，淡到辦公室裏去了。

佈告處仍然不時的有人在探望着，臉上大都露着快意的笑。新聞記者也來來往往的在燈光下

走動。

十一點鐘了。唢呐的聲音突然從黨部裏面響了出來。接着就是刺耳而急促的號聲，響聲距離得很勻稱的鼓聲，嘈雜叫囂的人聲，一切一切的聲音鬧成了一團。

——站隊！站~~~~隊~~~~！同志們！時候到了，站隊喲——！

一個粗魯破竹一般的聲音起了，這是一個黑臉大漢，一個牛肉商。他這樣的從裏面一直叫到門外。這時，門前已擁擠了足有五六十人了。他站在門檻石上，把右手舉起，向羣衆一揮，身子微微擺動。

——站隊喲~~~~！兩個一排！不要亂！裏面的快點喲！~~~~

門檻上又發現了一個頭，接着湧出一個着中山服的身子，這是一個神彩奕奕的青年。他用右手掌和左手掌對拍了幾下，用眼睛把如潮水般在翻

淡的門燈下動着的羣衆巡視一回：

——同志們！聽着！聽着！鼓停一下再打！……
黨旗國旗在先！接着是黨部的職員，…鼓停一下再
打喲……然後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五個
區黨部的同志順序站下去。不要亂，不要亂！

羣衆在他語尾剛落下時，就有了一陣擾亂，複
雜的叫喊從羣衆的各部分送出，人影來來往往，秩
序很亂，有的手裏空空，有的一個人手裏拿着三四
面大旗。

不知是誰，舉起了一個白旗在空中繞動。

——第四區黨部在這裏喲！

——第三區黨部怎麼沒有人？

——旗子我不拿。

——Da, Da, Da, Da, De~~~~

——老馮！老馮！這裏來！

——Don, Don, Don-Don-Don.

——不要亂喲，你是第一區的。

——你罵誰？小心牙齒掉。

——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歡唱，
齊歡唱！

鬧了許久許久，隊伍總算排列好了，有的區黨部人太少，有的檢直沒有。他們自己分配拉動一回，總計一百多人。

幾個女學生先是不願意加到隊伍裏，後來因着站隊的同志們吵得吵，罵得罵，弄得她們沒有辦法。然而她們終不肯聽從他們女同志要每區平均分配的建議，拿了新製成的婦女協會的旗子，跟在後面。

——沒有人格的東西！還說是同志。

不知聽到男同志什麼樣的訕笑的話，她們有一個憤憤的在說着。

——他們再講，再講就不去。

——又一個接着。

她們勝利了，她們中最利害的一個大塊頭，公開的罵了男同志一頓。他們先也憤憤，覺得女同志不應該公開的這樣的侮辱。但事實上總歸是女同

志勝利的，男同志終於默默下去，也不提出平均分配的要求了。他們把手裏的旗幟分配了一回。

一切差不多齊備了，從黨部的門裏，就有四個勤務掮了兩竹槓的鞭炮出來，盤龍般的盤着，每根有兩丈多長。這彷彿出於大家意料之外，起了一陣喧嘩：

——好的！好的！辦事有功！上前面去！

——好的！好的！辦事有功！上前面去！

四個勤務把鞭炮抬到隊伍前面去了，插在黨國旗與樂隊中間。不知是那個紗廠裏的工人，對於女同志積憤未消，高聲亂嚷：

——鞭炮快些放！快些放！放放晦氣！

於是羣衆中起了一陣狂笑，女同志總算沒有答話。近視眼時時把頭伸出來對後面望。不知是誰捉狹，有意的向他頭上一敲：

——別要伸，縮進去！

這樣的又鬧了許久，唢呐又從黨部裏面響出來一次。又走出一個勤務，提了一張馬燈。幾個青

年學生，拿着宣言，傳單，散在隊伍的兩旁！

——走吧！

不知誰在喊着。

——十一點鐘了，怎麼還不走！

又一個附和着。

——今天怕靠不住，一顆星都沒有。

又一個閒適的聲音。

第三個人的話還沒有完，隊伍果然發動了，鼓咚咚的響着，號聲也嗚嗚的叫着。中山服的青年急得發跳，和牛肉商三脚兩步跑到前面，把隊伍止住。後又回到中段，把兩手對拍了幾下。大家全都靜着。

——同志們！我們有幾句話要說……此地的軍隊雖然歸降了我們的黨，但是我們自己的軍隊沒有來，我們總覺得是不十二分可靠的！……現在好了，我們的軍隊到了，我們所夢想的國民革命軍今天也要被我們看見了，屠軍長也來了……

羣衆聽到這裏嘈雜起來：

——好啲！歡迎革命軍！歡迎革命軍！

——不要說話，聽着！

——快些，快些，十一點多了，怕來過了，快……
快……快……

——同志們！時候不早了！我們簡單點好了。
不要發急。我們現在，同志們，注意。我們要舉一個
總指揮，一個總指揮，聽見沒有？

牛肉商站在旁邊，聽到這裏，揚起左手，唱着
他的粗噪的嗓子：

——我舉我們常務委員，贊成不贊成？

他的手又揮動一下，羣衆比卽吶喊：

——贊成！贊成！呵呵！贊成！

中山服的青年聽得羣衆推舉了自己，也不推
辭，祇兩頰微微感到一點熱燥，便把唢哨吹了起
來。全隊便這樣的發動了，提燈在前面，總指揮和
幾個黨部重要辦事人員引着路。

這時正是十一點半鐘，在商場收市甚早的這
地方，似乎已是深夜了，祇幽暗的街燈暈黃着，幾

個警察縮着頭在街上慢踱，有如遊蕩的幽靈。

大隊在這樣的環境裏喊着熱烈的口號，在鼓樂的聲中，通過全市場，向十里外的江岸走，精神很是歡愉。因爲人靜更深，他們還不時的談着閒話，尤其是在婦女協會旗幟後面的女學生們，他們的話特別的多，笑聲也特別的高，好像田間青蛙的嘈叫。

羣衆到江岸已經很久了，屠軍長的兵艦還沒有來。在江岸，除去一些終日鎖住的堆貨棧，便是一片廣場。沿江排列着幾隻英商美商的商輪的躉船，和一隻燈火輝煌的英帝國主義的兵艦。大江，遙遙的望去，這時祇見一片黑，間忽可以看到二三燈火。風很大，狂浪層疊不窮的向着石岸掀打，羣衆微微的感到一些寒意。但是他們的精神很好，每個人的眼睛總歡喜向着上游看，特別的用力，惟恐屠軍長的兵艦從他們眼裏逃了去。

天上依舊沒有一顆星，路燈凝視着在下面嘻笑，蠢動，熱烈的羣衆的灰黯的影子，顯出極端的

疲乏。這時，烏黑的天上忽然洒下了一陣大的雨點。女學生們首先放出細仄的聲帶，鬼一般的叫：

——啊唷！真害死人！下雨了！

——啊唷！打在我的頭上了，我的媽！

她們的話真有特別的吸引力。比時引得全隊騷動，自然而然的成了許多小組，躲到每一棵行道樹底下去。然而雨還是儘管大，於是她們又叫：

——不來了，害死人的，回家去。

——真豈有此理，講十二點鐘來，又不來。

——回家去！回家去！回家去！

她們正在叫着，一個男學生憤怒了。他是一個鼓手，兩手執了兩個小鼓捶，戴着一頂紅頭繩織的鍋形的睡帽，學校的黑制服，臉上很黝黑，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桀傲不馴的青年。他冒雨站了出來：

——你們這樣還革什麼命！這一點小雨就怕了嗎？武裝同志這時還在接仗呢？要做小姐就不要跑得來，要來就要革命。

羣衆一陣嗤笑，顯然是表示譏刺。青年說完

了，還在喘氣，好像受傷似的。女學生們也不喊了，有的抱怨方纔說話的，有的在小罵，有的怒形於色；在措着落在身上的雨點。

——不行！雨太大，我們上太古臺船去躲一躲。回去是不行的。

近視眼出來提議。兩隻眼一連向女學生們投了五六回。

果然有了効力，這句話得了總指揮的同意，大家便一哄上了靠在最近的太古臺船。由總指揮預先徵得了守船的中國水手的同意。他們一路的帶嘶，帶叫，帶喊。女學生們高興起來，唱着「麻雀與小孩」。

船上祇有一個房間，按照自然的法則，女學生休息在那裏。但這種決定是沒有効力的。一個西裝少年首先插了進去。接着便是幾個吹號的，借着喝開水爲名。以後便是站在欄外許久不敢進去的近視眼。十分鐘後，房間被填滿了，足有三十來人。大家都逗着她們說話，眼睛也都集中在她們身上，如

同大會的羣衆，伸着頸子仰望着主席台。

外面雨下得更大了，英帝國主義的兵艦在放射着探海燈，正對着這隻臺船。雨絲在白光中更是好看，白銀的顏色。屠軍長的兵艦還是沒有消息，上游祇是一片黑。

拿旗子的一個大漢，是郵局的信差，正把握着旗子，蹣跚在地上打瞌睡。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突然的跑來把他的旗子奪了去，跑到船邊，抖開，用全力把旗杆向外一伸，青天白日滿地紅，在探海燈的光輝裏，飄飄地，飄飄地，多麼惹人歡喜喲？飄飄地。

於是狂熱的羣衆都叫了起來：

——好喲！好喲！示威運動！

——再伸出去些，青天白日滿地紅！

——真漂亮！Da Da Da Da De。

接着，嘩笑聲，鼓掌聲鬧成一片。

房裏的人也跑出一兩個來參加，大多數却仍舊在那裏不動。許多人自告奮勇的在指手畫腳的